



三 · 长 · 打 · 篇 · 乌 · 曲 · 龙 · 艺 · 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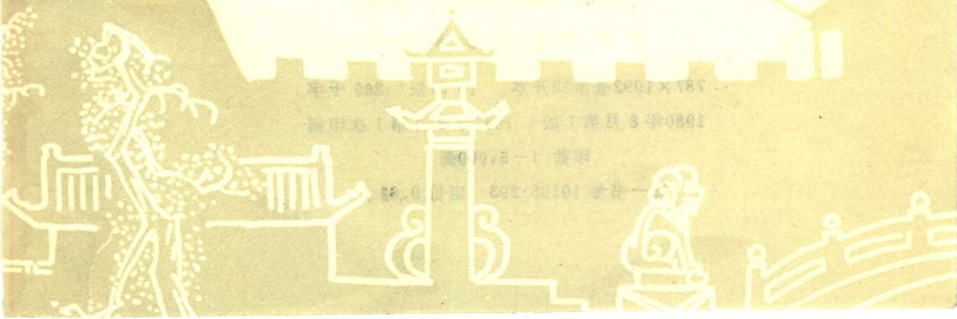
何宪伦 张华荣 著



01010438612Q 郑州大学图书馆

三打乌龙镇

何宪伦 张华荣 著



内 容 提 要

一九三四年秋，红军长征路过龙山，走马扫荡了乌龙镇上的国民党反动派。主力转移后，留下几位伤员。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星星之火”迅速形成“燎原之势”。建立起一支神出鬼没，令敌人胆战心寒的游击队。

游击队同乌龙镇上的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尖锐复杂的斗争。经过多次较量，终于利用敌人内部矛盾，里应外合，打下了乌龙镇。

书中故事生动，情节曲折。塑造了张振山、李刚、李喜梅、马英等性格不同的英雄人物形象。给人以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

三 打 乌 龙 镇

何宪伦 张华荣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10印张 209千字

1980年8月第1版 198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统一书号 10105·293 定价 0.62元



李書梅

張振山

李老漢



郑小英

周铁棍

马英

郑黑子



潘龙

胡二鼠

十里香

詹怀仁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回 掩护主力 张振山激战乌龙口 搜查伤员 北霸天突袭李家坪	(7)
第二回 逐密探 李喜梅送药凌云洞 跟踪迹 敌便衣中箭夜丧生	(42)
第三回 问苦谈心 张振山下山播火种 救人擒匪 扁担会进冲拔毒钉	(68)
第四回 截枪支 游击队伏击母猪峡 运弹药 李喜梅扶棺闯哨卡	(107)
第五回 破迷阵 郑小英气壮闹地府 解疑团 张振山冒险赴龙潭	(142)
第六回 报血仇 红枪会兵败乌龙镇 救马英 游击队袭敌卧牛沟	(177)
第七回 酒楼除奸 姑嫂巧扮入魔窟 将计就计 振山诱敌进龙岩	(197)
第八回 调虎离山 小分队摆阵鹰王寨 敌后出击 走马岭截捉视察长	(231)
第九回 兴庙会战 游击队乔装进匪巢 舌锋相对 飞虎将智斗笑面狼	(259)
第十回 布罗网 众英雄内外夹攻 除匪霸 游击队奇袭乌龙镇	(290)

引 子

念：革命创业百战艰，
碧血染得红旗鲜。
苍山播下一火种，
赤焰熊熊照中原。

四句诗言道罢，引出一段革命故事。这故事发生在豫鄂边区，淮河源头的龙山一带。当地群众，讲起来神乎其神，听起来津津有味。同志们若问，其中究竟有哪些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地方。俗话说：“送信的靠双腿，说书的靠张嘴。”诸位要听书，就稳坐书场，听我慢慢道来：

唱：同志们稳坐书场莫性急，
您听俺手打简板慢慢提：
要听书开头先讲乌龙镇，
大清早闹嚷嚷，寨门外人山人海乱拥挤。
百姓们不是赶集逛庙会，
围着那一杆旗杆看稀奇。
原来是昨夜寨外刑场上，
“狗牙旗”变成暴动旗。
高杆上示众的人头也被换，
张玉奇一夜换上“潘剥皮。”

诸位，张玉奇是谁？“潘剥皮”又是谁？张玉奇是龙山

一带农民暴动队的队长。“潘剥皮”是乌龙镇伪区长潘龙的亲老子。一九二四年除夕之夜，张玉奇带领一支农民暴动队员，攻打乌龙镇。因寡不敌众，暴动失败。张玉奇掩护农友撤退，不幸身受重伤，陷入虎口，三天前被害，他的首级被悬在刑场上的杉木旗杆上示众。可是昨夜不知是哪位抗暴英雄，盗走了张玉奇的首级。又在这个高杆上挂上了另外一个人的人头。这颗人头不是别的，正是乌龙镇伪区长“北霸天”潘龙的亲老子“潘剥皮”的脑袋。这真是一件轰动全镇的奇闻。东寨楼上的巡逻哨兵，一见老太爷的“二斤半”不知何时被人割掉，挂上了高竿。再往顶上一瞧，他们的“狗牙旗”也被换成了农民暴动队的大红旗。顿时，一个个吓得目瞪口呆，腿肚子转筋，脊梁沟里直流冷汗，三魂都出了窍啦。他们哪敢怠慢，战战兢兢，急忙报知潘龙。

潘龙刚把农民暴动血腥镇压下去，自以为高枕无忧了，此刻还正怀抱小老婆“十里香”做春梦哩。忽听手下人报说他的老子“潘剥皮”丧了老命，真是当头一棒。顿时两眼灌血，五脏撕裂。充满杀气的那张大冬瓜脸，由黄变紫，好象一挂猪肝子。他急忙推开“十里香”，披上衣裳，就和管家潘六骑上两匹大马，带了十几个护身卫兵，快马加鞭，赶往东寨门外。

这时天色大亮，街坊群众听说了这件奇闻，不由心花怒放，暗暗高兴。纷纷跑来观看，越聚越多，一霎时人山人海。

潘六一见示众杆四周围了那么多群众，便气势汹汹，横眉瞪眼地骂道：“滚开，滚开！”群众哪里肯走，只远一些儿，站着看。

潘六指挥几个白狗子把“潘剥皮”的脑袋卸下来。潘龙抱在怀里，跪在地上洒了一阵蛤蟆尿，转身又喝令白狗子快把暴动队的红旗取下来，再把他们的“狗牙旗”升上去。白狗子慌得手忙脚乱，降下了暴动队的红旗后，刚把潘龙的“狗牙旗”往上升时，忽听“嗖——”的一声，飞来一箭，那旗杆上的绳子“嘭”的断了。狗牙旗接着落了下来。围观的群众引起一阵惊喜，心里暗暗称奇。

潘龙一见升起的旗帜被射落，也暗吸了一口冷气。立刻咆哮如雷，连声嚎叫：

“谁！？谁！？抓住他！”

潘六两只狗眼瞪的象铃铛，向人群里胡乱巡视，恨不得立刻把射箭的人找出来千刀万剐。就在这时，忽然又飞来一箭，不偏不歪正好射中潘六的左眼，疼得他一声惨叫：“啊呀！”一头栽倒在地上。几个白狗子吓得乱作一团。

这时，人群中突然蹿出一个少年，趁敌人慌乱之际，猛地夺过潘六那匹马的缰绳，勒住笼头，一个虎跃，跨上马背，用脚在马肋上使劲一磕，双腿一夹马肚子，那马便昂头长嘶一声，四蹄生风，只听“踏踏踏踏！”好似离弦的箭头一般，负着这个孩子，飞驰而去。

潘龙一见暴动队的红旗被一个孩子夺走，更加气急败坏地嚎叫：

“快追，快追！给我开枪！”

这个跨马而去的少年，年纪不过十二、三岁，长得敦敦实实，非常机灵英俊。上穿一件补满补丁的青色对襟开花小袄，下穿露着腿肚子的灰布破单裤，光着一双脚板。他身背一张弯弓，两手死抓住马鬃，身子紧贴在马背上。那匹马撒

开四蹄，闯出人群，转眼之间，已奔出半里开外。看他那腾空飞跃的雄姿，好似猛虎下山；他那风驰电掣的速度，恰似神话中的小电吒，驾起风火轮一般。“嗖，嗖，嗖！”一眨眼间，已跑上了枫树岗。

潘龙亲率一群白狗子随后拚命追来。大路上尘土飞扬，半空中枪子儿“嗖嗖”呼啸。这孩子回头一看，见潘龙越追越近，就打马穿过枫树林，向岗下奔去。这岗下是一片开阔地带，无可隐蔽藏身之处，只有涉过滚龙河才有一片森林。这少年刚冲到岗下，潘龙也带人爬上岗来。他们对准这孩子“砰，砰，砰！”乱射一阵。这孩子正扬鞭催马，突然觉得左肩一热，一股鲜血顿时涌了出来，染红了衣襟。糟糕！他被敌人射中了。一阵剧烈的疼痛，使他失去平衡，身子一趔趄，差点从马背上摔下来。

这个勇敢的少年，强忍着伤疼，在马上定了定神，猛地挥起鞭子，冲到滚龙河边。他只要渡过这条河，再转入对岸的林中，就能脱险了。站在岗脊上的潘龙也看清了这步棋，便对手下的白狗子声嘶力竭地喊道：

“快开枪，别让他过河！”

“砰砰砰！”山顶上又是一阵激烈的枪声。潘龙打着，打着，见那匹马，驮着这个少年，已经跃进滚滚激流，到了河中间了。急得他额上青筋直蹦。鼻子里象猪一样喘着粗气，指着几个白狗子大骂：

“他妈的，废物！射人先射马，快，快！”

枪声象炸豆似的响个不停。一会那匹马倒在了水里，这个少年也被滚龙河的浪涛吞没了。潘龙还不死心，又对着河水连发二十多枪，河水里顿时翻起了一股红浪。潘龙这才解

了心头之恨，狞笑一声说：“小崽子，跑！老子今天让你喂滚龙河的老鳖吧！”

有同志会问：“这个少年到底姓甚名谁？”树有根，水有源。说起这少年可真是不简单呐！

唱：滚龙河水浪涛翻，
似怒似诉似呜咽。
英雄留得豪情在，
少年美名传龙山。
小英雄名叫张小虎，
今年虚岁刚十三。
他爹爹就是张玉奇，
为造反血溅征衣才三天。
小虎子自幼泡在苦水里，
风风雨雨十几年。
十一岁身入牢笼进潘府，
当马倌度日如年倍辛酸。
浑身累累尽伤痕，
仇恨种子埋心间。
放马时结交了几个小伙伴，
偷偷习武练打拳。
跨上马驰骋山岗本领强，
拉开弓，百步穿杨不虚传。
半年前韩铁妮被抓到潘府院，
当奴隶三天两头挨皮鞭。
韩铁妮和小虎是邻居，
自幼儿青梅竹马心相连。

这一晚铁妮无故遭毒打，
气奄奄被扔在后花园。
张小虎挺身而出半夜悄悄把她救，
逃出虎口进龙山。
把铁妮暂时藏在凌云洞，
前往韩家把信传。
下山后才知道山民暴动受挫折，
张玉奇，韩木匠壮烈牺牲把躯捐。
虎子闻听心肝碎，
忍悲痛誓要雪恨报仇冤。

诸位，这张小虎、韩铁妮的父亲就是张玉奇和韩木匠。小虎一听两家老人全遭毒手，父亲张玉奇的头又被挂上高杆示众，一阵心痛如刀绞，咬牙誓报杀父仇。他忍着悲痛，约了几个暴动队员的儿子，把一面染满烈士鲜血的暴动队红旗揣在怀里，来到乌龙镇内。探知“潘剥皮”当晚在寨外一家绅士家吃酒。就在途中等候，把这老贼和两个护兵给干掉了。之后，他们又趁岗楼上的伪兵在打盹时，巧把人头和旗帜都换了一换。详细情况这里暂且按下不表，后面还有交待。眼下人们最关心的还是小虎子的生死下落。他好象活不见上岸，死不见尸体。当时群众传说不一。有的说，确实被潘龙乱枪打死在滚龙河里，连个囫圇尸首也没找到；有的说，他有红旗护身，枪弹不入，顺着急流安全转移了；还有的说，遇着仙人下山，不等潘龙追到河边，早就被救走了……。

常言说：“烈火烧不死生根草，春回大地又复生。”只因这段故事，才引出了下面《三打乌龙镇》这部书来。

第一回

掩护主力 张振山激战乌龙口 搜查伤员 北霸天突袭李家坪

念：风云巨变挽狂澜，
铁流滚滚过龙山。
十年烽烟春长在，
英雄随征临故园。

自从一九二四年除夕山民暴动，攻打乌龙镇失败之后，这里流水呜咽，苍山悲鸣。暑往寒来，年复一年，转眼到了一九三四年深秋。也就是虎子遇难整整十年之后。正当龙山金菊傲霜、枫叶透红的时候，一支红军奉命长征，路过龙山。铁流滚滚，走马扫荡了乌龙镇。北霸天潘龙听说红军要过来的风声，早吓得心里打颤，鼻尖冒汗，屁滚尿流，连老寡娘都顾不上了，光带上小老婆“十里香”，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似漏网之鱼，出乌龙口，逃进县城。我红军某部，进了乌龙镇后，立即打开潘府粮仓，补充给养，救济灾民。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红军长征北上抗日救国的主张。龙山区穷苦百姓，盼来了自己的队伍，个个喜笑颜开，真象鱼得水，苗逢雨。可是红军主力刚刚进了乌龙镇，国民党白匪军便以十倍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龙山区包围过来。从县城方面开来的骑兵师“先锋团”，在伪团长白混子带领下，已逼近乌龙口，形势十分严重。

诸位，这乌龙口离乌龙镇只有五、六里路，是乌龙镇通往县城的咽喉要地。也是乌龙镇东面的重要屏障，险关要塞。站在乌龙镇，北望这座横亘的乌龙山，活象条莽莽乌龙。龙头处奇峰突起，十分壮观。从龙口向前伸展的两条支脉，好象两只龙须。十里断崖，刀劈剑削一般。中间形成一条峡谷，有一条和山溪并行的崎岖山道，可以勉强通行牛车。这条路在乌龙口处一个急转，峰回路断。有一里多路险道，开在半山悬崖上。险道下，深谷百丈，溪水从千丈山头倾泻而下，就象万马咆哮，发出“哗哗哗哗”一片声响，震得群山发抖，大地打颤。这一带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乌龙山，乌龙山，
龙头龙尾十八湾。
龙尾九十九，
龙头一百三。
悬崖如刀削，
山尖子刺破天；
自古龙山通城路，
要数龙口第一关。

往日，乌龙口驻有潘龙的小舅子霍大牙的一个保安队，红军进入乌龙镇前，他们都跟在潘龙的屁股后边，溜进了县城。现在又跟在敌中央军骑兵“先锋团”的屁股后面，往回走。我红军进入乌龙镇时，上级首长为防止敌人的突袭，就命令红军飞虎连连长张振山带了一个尖刀班，控制了乌龙口的关隘，担负警戒任务。由于敌军来势甚猛，上级决定张振山带领这个尖刀班在乌龙口阻击敌人，掩护主力红军，争取时间，暗渡仙人涧，从西面突破敌人封锁线，粉碎敌人的包围，继

续进行长征。

诸位，您道这红军飞虎连连长张振山他是哪个？就是十年前在乌龙镇上杀“潘剥皮”，换人头，射落狗牙旗，打瞎“独眼龙”潘六，抢了白龙马，跃马滚龙河的张玉奇烈士的儿子——张虎子。有人说张虎子不是当年在滚龙河被打死了吗，为何又死而复生还当上红军连长了呢？其间自然有些玄虚，不过这里暂且按下不表。现在单说“双枪将”飞虎连连长张振山接受阻击任务，如何指挥尖刀班，和敌人白混子的“先锋团”展开的那场殊死搏斗。

唱：唱的是一九三四年，

战云密布罩龙山。

尖刀班龙口打阻击，

把白匪挡在乌龙山下边。

白匪军整连、整营往上攻，

尖刀班居高临下斗敌顽。

直听得炮声隆隆震峡谷，

“哗啦啦”乱石纷飞火冲天。

直打得龙口上弹痕累累如麻点，

直打得焦土枯枝冒黑烟。

直打得白狗子尸横山道塞溪水，

直打得白匪污血遍龙山。

直杀得尖刀班把把刺刀卷了刃，

直杀得尖刀班个个枪膛红鲜鲜。

一场血战到夜晚，

尖刀班杀伤敌人二百三。

打退了敌人冲锋十一次，

“先锋团”遇尖刀变成“豆腐团”。
匪团长象热锅上蚂蚁团团转，
匪团副詹怀仁满脸臭汗直叫唤。
匪营长四个受伤一对半，
众匪兵望着龙口打颤颤。
敌师部增来一个炮兵营，
大炮口一排、一排对龙山。
“轰，轰，轰！”炮弹密集如雨点，
好野蛮，简直要炸平这座山。
炮火中一杆红旗迎风展，
红旗下还剩下三个指战员。
有一位年龄二十三、四岁，
赤色脸膛尽硝烟。
两道浓眉似利剑，
一双眼炯炯有神亮闪闪。
器宇轩昂真英俊，
中等身材肩膀宽。
头戴顶半烧焦的八角帽，
身上的征衣血斑斑。
亮铮铮两把短枪双手握，
他就是“双枪将”飞虎连连长张振山。
另一位是个莽莽黑大汉，
看个头最少也有六尺三。
浓眉下一双大眼象铜铃，
年轻轻络腮胡茬象针尖。
虎背熊腰很魁梧，